

14

# 回忆苏区交通

苏区交通史料选编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江西省交通厅史志办公室编印

一九八七年二月

## 致 读 者

在编写《江西革命根据地交通运输史长编》的过程中，我们得到许多革命老前辈和史志战线同行的大力支持，收集了不少弥足珍贵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是真人实事；它所反映的不仅是某个片段的活生生历史，而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透视历史全景的视角；它既具有作为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史料价值，还具有非虚构文学的审美价值。

鉴于《江西革命根据地交通运输史长编》目前虽已初稿草创，还很不成熟；继续编摩，重铸新篇，尚需较长时日，为了使同志们对江西苏区的交通运输情况有个概括的了解，特先将我们所收集到的一些重要史料按原貌编印成书，名曰《回忆苏区交通》。愿读者能从中得到应有的启迪和教益。

# 回忆苏区交通

## 目 录

- 周恩来同志沿着秘密交通线进中央苏区…………… ( 1 )
- 聂荣臻同志沿着秘密交通线进中央苏区…………… ( 8 )
- 钱之光同志谈从上海去苏区沿途的经过…………… ( 10 )
- 苏区反经济封锁斗争的一些情况
- 钱之光的回忆…………… ( 13 )
- 苏区革命群众创造的历史奇迹
- 对中央革命根据地交通运输
- 情况的回忆……………吴亮平 ( 16 )
- 苏区群众的革命斗争和交通运输情况……………胡嘉宾 ( 21 )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浙赣
- 苏区的交通运输工作……………方志纯 ( 26 )
- 罗孟文同志谈中央苏区时期赣南的交通运输情况…………… ( 37 )
- 苏区时期的交通运输情况和云集区的交通运输工作
- ……………朱开铨 ( 40 )
- 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吴 兴 ( 46 )

对赤卫队、少先队运输工作的回忆·····	王 伟	( 51 )
苏区交通回忆片断·····	吴吉清	( 52 )
长征前后的军运·····	刘新屏	( 56 )
革命战争中的运输斗争·····	谭成章	( 61 )
靠群众的自力更生精神·····	李鸿宾	( 64 )
扁担、竹排、独轮车的威力·····	刘金山	( 66 )
中央苏区时期的水上运输工作·····	王中仁	( 67 )
赣州联络站创办始末·····	何 斌	( 81 )
通往中央苏区的水陆交通路线·····	何 斌	( 85 )
反经济封锁斗争中的江口对外贸易·····	姚名琨	( 89 )
赣江办事处打通赤白区交通的斗争···	王贤选、何三苟	( 97 )
古林村与上社区消费合作社的物资贩运活动··	李奎应	( 105 )
商运结合的赤白运输斗争·····	练金科	( 109 )
中央苏区时期的几条物资运输路线·····	刘荣亮	( 113 )
老干部、老红军座谈会记录·····		( 117 )
苏区交通史料采访记录摘抄·····		( 154 )
苏区交通斗争故事选登·····		( 164 )
苏区交通运输大事记·····		( 170 )

## 周恩来同志沿着

# 秘密交通线进中央苏区

为了加强党中央与中央苏区的联系，周恩来同志在到苏区以前，就决定建立一条由上海通往赣南、闽西的秘密交通线，对当时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卢肇西同志作了极为详尽的指示。他说，秘密交通线的任务主要有三条：一是递送情报和党的重要文件；二是护送来往苏区的干部；三是护送运往苏区的重要物资。

一九三〇年春，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了“工农通讯社”（实际上是秘密交通总站），各县设有“通讯社”的分支机构（即秘密交通站）。如福建永定县即设有工农通讯社永定分社，通讯社社址设在金砂上古本督。中央苏区和白区各大城市的联系，很多都是从永定经大埔出汕头或香港，往上海、广州等地。上述这些白区城市的同志要到苏区来，多数是由这条路线进入苏区内地……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周恩来同志由上海经汕头进入中央苏区，正是沿着他自己指挥建立的这条交通线走的。

关于周恩来同志从上海登船前往中央苏区的情况，据当时的交通员黄有恒回忆如下：

大约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旬的一天，中央要我护送军委书记周恩来乘船南下。我拿着老山东（管交通工作的老同志）交给我的介绍信，来到周的住地。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印

象特别深刻。那就是介绍信上有“无别”二字。周恩来同志看不懂“无别”二字的意思，邓大姐拿去看，也看不懂。最后，邓大姐的母亲看懂了。她说“无别”是生意人的话，即没有别的事。周恩来同志说，既然看不懂，就要他们把这两个字改好后再给我。那天下午七、八点钟，我又到了周的住所，周穿着广东工人的服装、上身穿的是庄青色毕叽的对胸短衫，下身是毕叽裤子，脚下拖一双厚厚的木屐。一顶帽子不太好，他叫我到四川北路买了一顶新的鸭舌帽。九点多钟，周恩来同邓大姐从容告别。我们两人各乘一辆人力车，直奔十六铺码头，上了一只美国小火轮。我同船上的交通员小广东（即肖桂昌同志）接了头，安顿好了周恩来同志，便离开了码头。

从上海到汕头和香港的船，都是美国人的船。到香港去的是大邮船，到汕头去的是客货混装的小火轮，这种船颠簸得很厉害。周恩来同志乘的是客货混装的小火轮，这种船只能沿着海岸驶，不能在大海中航行。因此，我估计周是走汕头，而不是去香港。……在船上，在肖桂昌同志的照料下……周恩来同志顺利到达汕头……在汕头登岸时，周恩来同志化装成一个教会的牧师。他留着大胡子，戴上黑色眼镜和黑呢帽，穿上牧师穿的黑色外套，胸前还挂着一个银质十字架，俨然是一位传教的牧师。他在汕头一个交通中站住了一晚，第二天和交通员肖桂昌、黄华一起乘火车去潮安，他们买的是二等火车票，谁知上车一看，二等车厢只有他们三个人。于是他们马上挤进三等车厢，和老乡们坐在一起。事情很凑巧，火车上的检票员，竟是一九二五年东征时曾到原东江行政公署向周专员（即周恩来）请示过工作的一个铁路工人积极份子。恩来同志怕他认出自己，连忙把帽舌拉低，转过脸望窗外，肖桂昌也机警地站起来挡住周恩来同志，随着把车票拿给那个检票员检查。检票员

一看是二等车票，就指着二等车厢，叫他们三个人过去。肖桂昌当面应承，等检票员走后就坐着不动，总算度过了一场虚惊。

到潮安吃了午饭，他们乘开往大埔的船，买了船尾的小厢房的票，在船上关起门来睡觉。到达大埔后，转乘开往虎头沙的小船，在中途青溪站上岸。青溪交通中站的负责同志卢伟良，他和肖桂昌率领手枪队护送周恩来同志到多宝坑小站。手枪队是专为护送干部经常来往于青溪和永定之间的武装人员。

多宝坑站的交通员是一对年轻夫妻，男的叫邹日祥，女的叫江崔英。那天他们刚刚完成任务回家，只见卢伟良几个人已在屋里休息，桌上放着一个广东藤篮，里面装着宣纸、画笔、颜料之类的东西。因为这时周恩来同志到大埔以后，又化装为一个画相的。周恩来同志起身同邹日祥打招呼：“你是邹日祥同志吧？还有江崔英同志呢？”当时，邹日祥不知是周恩来同志，但他心里明白，卢伟良亲自护送的这个人，一定是个重要干部。为了招待远方来的客人，他决定去市镇买一只鸡，砍几斤肉，可是空跑一趟，鸡没买到，肉也卖完了。只好把家里一只鸭子杀了。吃饭时，周恩来同志批评邹日祥不该把鸭子杀掉。邹说：“山里买不到肉，总不能叫客人吃素啊！”周问：“你护送过多少人去苏区？”邹答：“记不清了，还有外国人呢！”周又问：“你养了多少鸭子？”邹答：“最多的时候有八、九只。”周说：“如果来往的客人杀鸭子招待，你的鸭子养得再多也不够杀啊！”大家一听，都笑起来。邹日祥虽受了点批评，但心里热呼呼的，感到这位首长真体贴民情。

第二天，太阳落山时分，周恩来同志离开多宝坑。动身前，卢伟良同肖桂昌商量，决定采取“白马露蹄”的方法护送他。“白马露蹄”是“工农通讯社”使用的暗语，意思是护送时，

前面派个妇女探路，如果她低头向前直奔，就是有情况；如果她一边走，一边回头看，就是平安无事。肖桂昌同意这个方法，由江崔英扮成走娘家的新媳妇，在前面探路，周恩来、卢伟良、邹日祥等三人在后面跟随前进。大约黄昏前后，就到达了铁坑。铁坑交道站的交通员赖德胜、郑宾接手护送周恩来同志走过赤白交界的封锁线，进入永定县南部。临别时，周恩来同志分别与卢伟良等人握手说：“同志们辛苦了！”又回头对江崔英说：“今天是你扮媳妇，我走娘家，中央苏区就是我的娘家。”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周恩来同志在铁坑吃过晚饭，只休息片刻就进入崇山峻岭的福建永定县南部地区。这一带是苏区的边沿，土匪成群，经常杀人抢劫。国民党的队伍在龙岗寨一带筑了碉堡，设了关卡和哨所，封锁了去苏区的道路。为了确保安全，周恩来同志又改扮成“土豪”，由手枪队武装护送。一路摸黑前进，经桃源、牛弯寨，然后来到敌封锁严密的龙岗寨，护送人员立即分头行动，赖德胜带领几个人埋伏在碉堡、壕沟旁，严密监视敌人的动静。万一暴露目标，便同敌人干起来，以资掩护。其他人员则保护他沿陡峭的小路通过封锁线。下半夜一点左右，他们到达了上万石。拂晓，到达古木督，即“工农通讯社永定分社”所在地。当天，他们住在永昌楼。

当时，赖德胜和邹日祥、江崔英夫妇，只知道护送的是一位重要干部，并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一九六〇年周总理到广东视察工作，见到卢伟良，问起当年从多宝坑护送他到铁坑的那对夫妻交通员还健在否？卢伟良回答：“还健在，同我有通讯联系。”周总理说：“你写信给他们时，请代我向他们问好。”邹日祥夫妇收到卢伟良的信后，才知道当年护送那位大胡子画相先生，就是深受全国人民崇敬的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同志当年从古木督动身，由永定古木督交通本站负责人张发清和四个交通员护送，经丰山到合溪（区苏维埃所在地）。恰巧永定县共青团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福建省苏维埃主席张鼎丞同志得知党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已到来，高兴得流下了热泪。他再三要求周恩来同志给团代会作一次报告，周恩来同志在团代会上作了三小时的形势报告，代表们受到一次深

刻的教育。——《新中华报》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加革命，家里还有些什么人？”然后耐心地讲解了党的对敌斗争政策。他说：“斗争土豪劣绅，情况一定要弄清；抓反革命，不论是A B团，改组派或社会民主党，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据。是敌人，一个也不放过；是好人，一个也不能冤枉。只有这样做，才能孤立和打击最顽固的阶级敌人，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一席话，拨亮了童养媳出身的李坚真心头的明灯。她仔细琢磨周恩来同志的话，懂得了干革命光靠对地主、恶霸的深仇大恨，光凭一股子蛮劲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革命的道理和掌握党的政策。周恩来同志这种循循善诱的作风，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本领，给李坚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晚上，省委召开机关干部大会，请周恩来同志作报告。报告的内容是关于国际形势、国内形势、白区斗争情况、苏区的任务和我们的斗争策略等等。那时，“九·一八”事变刚发生三个月，大家对时局的演变非常关心。因此，尽管当晚天气很冷，会场条件很差，同志们又很疲劳，但都聚精会神地聆听着，场内鸦雀无声。到深夜十一点左右，伙房的同志煮了一大锅粥，周恩来同志边吃边讲，大家边吃边听。报告从晚饭开始，一直继续到第二天两点多钟，共讲了七、八个小时。周恩来同志这种忘我的革命精神和对革命充满着胜利的信心，使与会同志深受感动。

周恩来同志在长汀停留了三天，还作出了把李沛群仍调回交通大站工作的决定。他便骑马向瑞金进发，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左右到达瑞金叶坪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会见了毛泽东、朱德、项英、任弼时、王稼祥等同志。他到达瑞金的第二天，便电告中央：一路顺风，平安到达“娘家”。

（原载《江西省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 聂荣臻同志沿着

### 秘密交通线进中央苏区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旬，上海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各苏区又迫切需要干部，组织决定我〔聂荣臻同志自称，下同——编者〕继恩来、伯承、剑英同志之后，迅速撤离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去。……

我是和陈寿昌同志从上海结伴起程的。陈寿昌是大革命时期就入党的好同志，他当时是中央特科专门负责安排交通的，后来一九三四年在湘鄂赣苏区任省委书记时，在作战中英勇牺牲了。我和陈寿昌同志是乘船到汕头，再奔潮州乘小汽船沿韩江北上，在大埔起旱，大体是从大埔经虎岗、永定、上杭县境，先到长汀，再转瑞金。这是一九二八年建立起来的一条非常秘密的交通路线，一九三〇年归中央特科交通局直接领导。中央许多负责同志大都是经过这条交通线，被护送到中央苏区去的；中央苏区从上海、香港购买药品、无线电器材，也要通过这条路线。我们和秘密交通站接上头以后，一切行动都听向导的，不该问的，什么都不能问，你问他，他也不会告诉你。我们自己也尽可能不开口讲话，因为我们不会讲广东话和福建话，口音不对会引起别人怀疑。靠近城镇地区，你只远远地跟在向导后边走就是了。他说白天走就白天走，他说晚上走就晚上走，这样走了四、五天（每天只三、四十里）。因为都是在

白区，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又经常要赶到可靠的投宿地点，有时不得不赶路，有时又不得不停下来等待时机。直到过了永定，知道已经到了苏区的边沿，才轻松一点，可以比较放心地赶路了。路上，我们都是穿长袍，装成老百姓的样子。每个人都准备了一套对付敌人盘查的说词。幸好许多难关都被我们闯过去了。

整个旅途对我说来倒并不生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我大体上就是从这条路上撤走的，现在不过是往回走罢了。……

我进入中央苏区的第一个城市是永定，接待我们的县委书记是个女同志。她很热情，安排很周到。因为永定离赤白交界线并不远，显得有些衰败残破。以后到了长汀，这是毛主席和朱德同志一九二九年三月率红军入闽建立的中央苏区第一个县级政权。一路之上，只有到了长汀，我才见到熟人。当时福建省委设在长汀，欧阳钦同志在那里担任省委书记。他是我留法勤工俭学时的老同志，又一起在武汉军委和上海军委并肩战斗过，见到他我高兴极了。在长汀，正赶上过新年，他告诉我的第一条好消息是：本月十四号，国民党西北军的第二十六路军，有一万七千多人，在我军特别支部和共产党员赵博生以及董振堂等同志的领导下，在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

当天，福建省委就给我准备了一匹马，我骑着马，用了五个多小时的时间走了六十来里路——有一段还把路走错了，赶到了瑞金。从长汀到瑞金，是大革命失败以来我最高兴的一天。我清楚地意识到已经进入了横跨闽赣两省，纵横数百里的中央苏区，这完全是我们党领导的工农大众和红军打下来的自己的天下了。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晚上约九时许，我就到了瑞金。

（选自《聂荣臻回忆录》，原载《中央党史资料》第5辑）

## 钱之光同志谈

### 从上海去苏区沿途的经过

三十年代初，我（钱之光同志自称，下同——编者）在上海曾负责过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的工作，时间三年左右。那时环境复杂，形势险恶，印刷厂是以极巧妙的斗争方式坚持工作的。在这段时间内，印刷厂搬了五个地方，但都安然无恙，完成了这个期间党的印刷任务。后来，我奉命去了中央苏区。

……

我是一九三三年春夏之交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的。临行前，组织上交给我们每人一块肥皂，说这是与组织接头的一个暗记，让我们到苏区后交给组织。同去的有印刷厂的杨同志和钱宝林同志，护送的是党的秘密交通阿曾。我们路经汕头、潮州（即潮安）、大埔、清溪到才溪乡进的苏区。从上海到汕头是坐英国太古洋行的轮船，到汕头后改乘火车到潮州，从潮州坐小轮船到大埔。到大埔时，天还未亮，本地人都下船了，我们人地生疏，语言不通，不敢贸然下船。我们商量了统一的口径，扮作收买香菇的客商，由交通先下船。他找来了一条小船，我们连人带行李过到小船上，这时，我们的精神才轻松些。在小船航行的路上，交通说，我们总算安全推到了这里，但很快要分手了，这以后由本地的交通护送你们，不两天就要进苏区了。

我们到前面去买点肉会个餐，你们进了苏区就不容易吃上肉了。看来阿曾的任务到此就完成了，可我们不知道还要遇上什么风险。

小船到了清溪乡，阿曾领我们来到一户靠河边的人家，稍事休息，便上了后面大山的草棚里隐蔽。这个草棚是老乡看庄稼用的。他们告诉我们，国民党正在调集重兵向苏区进攻，白天晚上经常挨户盘查，地主民团也很猖獗，让我们隐蔽好，不要出来，有什么情况，他们会来告诉的。连饭也是他们送来吃的。

到了晚上，他们派了几个人护送我们，都带着驳壳枪。在此与我们同行的还有姓戴的夫妇俩。交通说，他们也是上海来的，前往苏区，安排我们结伴同行。为躲避敌人，我们总是晚上九时动身，翻山越岭，走羊肠小道。后来，戴同志的爱人吐了血，同志们都很着急，但还必须赶路。恰好碰上了我们的游击队，交通同志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因那位女同志正吐血，大家也很疲乏，我们要求休息一天再走。但游击队的负责人说，情况很紧迫，我们也是随时流动，你们还是继续走好。

的确，这些地方情况紧张，地形复杂，村子里狗又多，弄不好就会惹出麻烦。夜里行走还不能有灯光，深一脚，浅一脚，难免绊上个小石头，发出点响声。要是在村后路过，顿时会引起狗的狂叫，交通同志就马上把提在手中的枪打开机头。虽然事先告诉了我们这些地方的地理和敌情状况，但这时仍要悄悄地说，注意，这里有民团驻扎。我们都紧紧地跟着，默不作声，悄悄地前进。

到了才溪，我们才放了心，这里已是闽西根据地。到汀州（现在的长汀）见到了福建省委书记，我从他那里知道何叔衡同志正出差在汀州。何老在上海工作时，我们就熟悉。见到何

老，很是高兴。他问起上海的情况，还谈起他女儿的情况。接着我向他打听毛泽民和钱希均同志的近况。他说，希均同志在瑞金叶坪国家银行工作，毛泽民同志出差到黎川去了。我看到苏区这一切情况，心情格外兴奋，对何老说，这里与上海相比，完全是两种景象、两个世界。他说：是呀，全国、全世界都象这样就好了。何老本想留我们在汀州歇两天，但我见同志们很忙，不愿打扰，便去了瑞金。

到瑞金后，首先在一个交通站落脚，交通站的负责人杨友清同志接待了我们。后来，他带我们去见陈云同志（当时陈云同志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我向陈云同志汇报了情况，并把每人带的一块肥皂交给他。这块肥皂是在上海临时行时，组织上交给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有我们的组织关系。陈云同志让我们先休息几天，再分配工作。当时国民经济部很需要能做经济工作的人，便介绍我们到了国民经济部，由林伯渠同志接见了我们。谈话后，林老要我担任对外贸易总局局长兼调剂局副局长。从此，我便从事经济工作了。

（《钱之光回忆录》，原载《纵横》1985年第二期）

## 苏区反经济封锁斗争的一些情况

——钱之光同志的回忆

一九三三年八月节，在瑞金召集了十七个县参加的“经济建设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在战争破坏性大的环境中，如何发展经济，毛泽东同志主持会议。主席有个指导思想，战争要取得胜利，供给一定要有保障，这是矛盾的统一。打仗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物资准备，这怎么行呢？主席是反对“左”倾路线、“左”倾政策、“左”倾思想的。当时，稍大资本的商店都没收封了门。老板当作资本家打倒了，城市职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只有两个伙计守一家店，群众买卖很不方便。“左”的政策，破坏了党群关系。敌人搞经济封锁，赣南是粮产区，主要是出口粮食，投机商贩在夏收时，只花五毛钱买一担燥谷到了来年春荒暴月，乘青黄不接之际竟四元一担卖出，差不多一转手赚了七倍多的价钱。奸商的套卖，使苏区的国民经济更困难，当时的特定环境，是“围剿”与反“围剿”。“封锁”与反“封锁”斗争。这样，便要求成立国民经济部了。

苏区国民经济政策制定的原则，第一、是“集中一切力量保证战争的需要”。第二，是适当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只能够适当，不可能彻底改善。

经济建设的中心。第一，发展农业生产，着重发展农业，民以食为本。瑞金、兴国等县都是产粮区、农业区。第二，发展工业生产。大工业不多，主要是发展手工业生产。如造纸厂、熬樟脑。小五金、农业工具的制造。钨砂靠宁都的铁山垅与天龙山生产。杉木、靠宁都的林池，这个地方树木多，办过大林场，曾扎木排运送木头下赣江，这是工矿企业。第三，发展合作社，全苏区各种合作社有一千四百多个，数量最多，范围最大的要数供销合作社。当时还有：消费合作社，主要保障商品供给；生产合作社，主要生产木、竹、铁质等农具；信用合作社（贷款，数量不大）。主要办的是消费合作社。此外，还有粮食合作社，以上说的是一九三三年的情形。

发展经济建设，正式提出这一战略措施是一九三三年八月至一九三四年一月，这是发展的兴旺时期，粮食调剂工作是在青黄不接之际，中央成立了粮食调剂局，粮食调剂总局局长由吴亮平同志兼任；后来是调兴国粮食调剂分局的局长到瑞金任总局局长，名字记不得了，这是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的事。粮食分局每个县都有，瑞、兴、宁、于、广昌等十七个县均有。粮食分局管理粮食合作社等。粮食合作社是集体的，粮食调剂局是政府办的。

一九三三年春，江西苏区成立了对外贸易总局，总局设瑞金，局长是我，副局长江亚民（浙江人），在中央苏区拉痢死去；以后是刘秉奎，他是由粮食调剂局调外贸局当副局长。总局下设五科：会计、保管、总务、采购、运输。会计科的科长姓易。

外贸分局有：赣县江口，汀州、会昌筠门岭等四个。

外贸的任务主要是：实际上是以货易货，以物换物。红